

冊府元龜

十五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五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十五冊目錄

		選任	八五一八
卷七一七	倚任	八五二三	
卷七一八	智識	八五三三	
卷七一九	公正	八五六四	
卷七二〇	謀畫一	八五六七	
卷七二一	謀畫二	八五八二	
卷七二二	禪贊	八五九一	
卷七二三	規諷	八五九九	
卷七二四	武功	八六一五	
卷七二五	盡忠	八六二五	
卷七二六	辟署一	八六三三	
卷七二七	辟署二	八六四六	
卷七二八	辟署三	八六五八	
卷七二九	辟署四	八六七二	
卷七三〇	連累	八六八三	
卷七一〇	貪縱	八六八六	
卷七一一	邪謀	八六八八	
卷七一二	忠於所事	八四九七	
卷七一三	規諷二	八四八〇	
卷七一四	規諷三	八四八八	
卷七一五	忠於所事	八四五七	
幕府部	罪讒	八五〇七	
卷七一六	總序	八五一一	

立嗣	八六九九	變詐	八八九七
智識一	八七〇四	賊害	八九〇一
智識二	八七一〇	構患	八九〇五
智識三	八七三三	奔亡	八九二二
智識四	八七四三	總錄部(一)	
卷七三一		卷七五一	
卷七三二		總序	八九三五
卷七三三		孝一	八九三七
卷七三四		卷七五二	八九四九
卷七三五		孝二	八九六二
卷七三六		卷七五三	八九六二
卷七三七		孝三	八九七四
卷七三八		卷七五四	八九八四
賢德	八七七九	孝四	八九九二
薦賢	八七八三	卷七五五	八九九二
爲政	八七八三	孝五	八九九二
知禮	八七八九	卷七五六	八九九二
忠義	八七九三	孝六	八九九二
規諷一	八八〇六		
卷七四〇			
規諷二	八八一七		
規諷三	八八二七		
規諷四	八八三八		
有詞一	八八五〇		
有詞二	八八六二		
公正	八八七一		
死節	八八七九		
失禮	八八八四		
奢僭	八八八六		
專恣	八八八八		
交爭	八八九五		
卷七四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璣較釋

令長部六

強毅

臯陶之述九德其一曰強而義仲尼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夫宰百里之邑爲千室之長非夫志除豪橫不畏強禦亦何以庇民而興化哉戰國而下若是職者乃有力祛蠹政深抑權倖敢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強毅

卷之七百六

犯貴勢窮討姦宄專任威克資以武斷用能保安罷弱澄清邑里巨猾収斂而知懼下吏震懼而不欺盜徒於鄰邦聲震于別部苛慝屏去政化以成自非器識邁倫勁直成性見義而有勇遭事而不惑者亦疇能及於是乎

魏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掌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

沐之爲治新繡綺縠衣間若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縦絳帷女居其中爲其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固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郎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

漏其人民云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強毅

卷之七百六

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醞郎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郎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罄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

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諾且留待之湏吏湏吏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鄰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漢義縱武帝時任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修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也帝以爲能

胡建昭帝時爲渭城令帝幼皇后父上官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冊府元龜令長部卷之七百六

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尋射追吏奔走赴之吏散走主使僕射効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言游微奉公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甲舍郎甲第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言爲游微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

何並字子廉哀帝時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勳功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

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婿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郎且遣吏奉謁侍送林卿素騎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名植此鼓者所以召集建立也謂植求而旁懸鼓焉縣有號令爲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

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因自稱

奴得脫死刑此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

冊府元龜令長部卷之七百六

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譙譁以爲實死譙譁衆成帝王后以功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公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

尹公爲茂陵守令原涉爲中郎免官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陝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四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室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

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

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

貴耳詣廷門謝臯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獲服遣去巨先涉字也令涉如故著衣服也

後漢趙惠建武中爲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惠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衣李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

董宣建武中爲雒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驟乘宣於夏門

冊府元龜強毅卷之七百六

五

亭候之乃駐車叩頭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郎還宮訴於光武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湏箠請得自殺郎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

敢干法

杜安爲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輿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

白衣同因勑強項令出勑令詣太守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棺食祝上大官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力

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雒陽吏人

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不震懼京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少平宣之字也

馮飭建武中爲廩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都令後光武西征隗囂潁川敗起攻圍縣舍飭力戰弩矢盡城陷飭遁去帝聞叛馳赴潁川飭詣行在所帝案

廩延建武末爲雒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嘗爲行闕處知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侯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寬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

冊府元龜強毅卷之七百六

六

同欲趣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烹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載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歛手莫

敢干法

杜安爲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輿俱亡縣中豪強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絕彈遂自免

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吳樹爲寃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板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寃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

劉陶爲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賊於是剽輕劖客之徒過晏等千餘人過姓也遇之後皆來應募陶責其

冊府元龜

令長部 賴毅

卷之七百六

七

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

黃昌爲寃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

張升守外黃令更有受賄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急也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曾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已職思其憂豈以久而異其度哉

周紓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離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考姦賊無出獄者後徵拜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猾以對紂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賓等輩豈能知此賣菜餸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賓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遞止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劖擬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請尚書謹問遣劖戟士收紓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後賓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冊府元龜

令長部 賴毅

卷之七百六

八

穆彤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廩名遂行

王渙永元末爲雒陽令以論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任峻勃海人爲劇令自王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雒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峻補之峻推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渙而文理不及之

王脩勅平中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人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繇是豪強懾服後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強自爲營壘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

魏司馬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樣吏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六

九

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太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令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郡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吏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

趙儼爲郎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

楊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

沛先搔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閻髡刑五年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輸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生口十人絍百疋既欲以屬之且以報乾樞也初沛爲興平長人多饑窮沛收乾樞蕡豆積千餘斛太祖軍過無糧沛乃進乾樞太祖甚喜故言及之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六

十

弟使各自簡勑沛爲令數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沐並爲成臯令較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來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間肇人從之並之閣下呼罵吏並怒因躍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杖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遂收欲殺之肇髡決械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

灌寵字伯寧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都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誣責所犯郎日考竟遂棄官歸後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

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

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吳黃蓋從孫策及權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石城縣吏特難簡御蓋乃置兩掾分主諸

曹教曰令長不得徒以武功爲官不以文吏爲稱今

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簡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置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

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爲衆先勑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憊外懈怠時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六

十一

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屑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懼後

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少爲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

凌操爲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歛手

晉張輔爲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

擊殺之

山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

萬餘縣人震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六

十二

遐輒造縣舍遂罰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

坐免官

前秦王猛爲始平令縣多核頭枋頭地名西歸之人豪右

縱橫刦盜充斥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符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寢盡

暴肅清輓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
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
之儔也於是赦之

宋虞玩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

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劉亮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鏽錢亮掩討無不擒者
所殺以千數

南齊丘仲孚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偉
臣凌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

孔琇之爲吳興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
冊府元龜令長部 強毅 卷之七百六

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
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梁張稷爲剡縣令時賊唐璣作亂稷率勵縣人保全
縣境

江革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強憚之

王楠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有林隊主潘敵有寵
二宮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敵爲之請楠楠投書於地
更鞭四十敵怒譖之明日而見代

沈瑀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
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去者悉立之墻

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遯相

庇麤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
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勅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
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籠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跎
輒加榜棰瑀微時常自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
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

陳蕭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璣反宮官李善慶
蔡脫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審時爲
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少爲
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璣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
免官卒於家

褚玠爲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
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以狀
啓臺宣帝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

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民陳信家富
於財誦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
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
後魏元志爲雒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麗爭

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

論道劖敵安有雒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

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僻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

曰雒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楊鑣自今以後可分路

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邪轡曰此

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轡曰露竹霜條故

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朱轡字飛烏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

送獄將兵圍主宅執轡馮穆步驟向縣時正炎暑立

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癩尾青及

冊府元龜

強毅

卷之七百六

十五

冊府元龜

強毅

卷之七百六

十六

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

幾有內盜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善命取尾青以

鎮之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翻

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

對云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

於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

高綽字僧裕爲洛陽令爲政強直不避豪右京邑憚

之

楊機字顯畧行河陰縣事當官正色不避權勢後爲

雒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

鄧淵字彥海爲蒲吾令誅剪姦猾盜賊肅清

陽固字敬安爲雒陽令在縣甚有威風

高崇字積善爲雒陽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

有發擿不避強禦縣內肅然

北齊路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

衆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輒

戴之下皆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

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

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至嫌恨自遷鄴以還鄴

與臨漳成安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

冊府元龜

強毅

卷之七百六

十七

後周樂運建德中爲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

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

隋魏德深大業中爲館陶長閭境老幼皆如見其父

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

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寔屏

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

唐劉仁軌爲陳倉尉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有

高班豪縱無禮歷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誠喻期不

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大宗怒

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

授機陽丞

李朝隱景雲初爲長安令朝隱政刑畢舉權豪憚憚有內寺伯非禮于忤朝隱叱繫于獄睿宗嘉之加朝隱大中大夫

馬燧寶應中爲趙城尉是時廻紇大軍還國恃復東都之功倨強恣睢所過或虜掠廩餉不如意輒賊殺之澤潞節度李抱王難其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請主郵驛比廻紇至則先厚賂其渠帥與明要約廻紇乃投燧旗幟爲識有犯令者令燧戮之燧又取死囚給右左廝役小違令殺之廻紇相顧色動涉

冊府元龜

令長部
強毅

卷之七百六

十七

其境無敢暴掠抱王奇之

竇叅代宗朝爲奉先尉縣人曹芬隸北軍素兇暴與弟岐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叅捕理芬兄弟當死官皆請俟免喪叅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伏

晉顏行充州曲阜人仕梁爲青州北海主簿自卑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冊府元龜卷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建陽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令長部七

酷暴 黜責 貪黷

酷暴

逸德比於烈火苛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廣乃編氓之攸賴則有性既嚴酷貌復兇狠惟申韓之是法於理刑而失中報虐以威歛怨於下峻罰是長殘殺

冊府元龜 酷暴

卷之七百七

一

無罪或馮勢而成濫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榜楚不絕網寃交設重足斯畏謠言載興寧失不經斯可鑒矣漢義縱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籍敢行暴害之無所含容也溫於問切藉才夜切

嚴延年爲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

尹賞爲頗陽令坐殘賊免

後漢陽球爲高唐令性嚴厲好申韓之學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舉勑之會赦見原

周紓爲雒陽令章帝知紓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慘虐數爲有司所奏遂免官

徐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

魏浦寵漢末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召許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

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諸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

冊府元龜 酷暴

卷之七百七

二

爲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出後善寵裴松之以爲楊公積德之門免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平若理應考訊苟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謂屬哉寵以此爲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虛

齊江介爲吳令其父謚爲長沙內史謚政治苛刻介

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梁沈瑀爲餘姚令富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邪悉使着芒屨麓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

陳庚時爲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

唐權懷恩高宗咸亨中爲萬年令不避強禦時有雒

陽令楊德幹亦以威嚴爲人吏所畏時人語曰寧喫

三斗塵不逢權懷恩寧喫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楊德幹爲雒陽令杖殺人吏以立威名雒州長史賈

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

貴也宰抑止德幹德亦爲稍減

楊廻爲盈川令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殺之

王鉞玄宗開元中爲雒陽尉與河南丞嚴安之皆性

毒虐笞罰人畏其不死決杖訖不放起須其腫憤徐

乃重杖之懊血汙地苦楚欲死鉞與安之始眉目喜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七

三

暢故人吏囂懼毛若虛天寶中爲蜀川尉若虛眉毛覆於眼性殘忍使司以推勾見任

侯遵德宗貞元中爲富平令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糞兩車愆期或譖毀載於遵者因寄怒以痛繩之載

所負之值不過數千而罰之三百貫文枷禁搜辱焉載妹婿昭得皇后弟王果奏之帝命御史臺鞫之遵具欵伏宰臣董晉賓參進曰李載不納差科未爲臣靈侯邊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

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

屬之故而罪吏止停其官

黜責

令長字民之重任也黜陝馭下之大典也列國以大夫守邑漢氏以郎官出宰自茲已降名數寢侵宜乎

撫惠黎蒸宣暢德澤若乃性異明達行非貞素倚違

不斷苛刻無恩訟起獄豐土荒民散或沉湎棄職聚斂是圖儲峙闢供裁處非允瘡痏既積怨讐並興廢

百里之威煩三尺之法爲人臣者可不慎歟其有因

產吏之奏劾繇要臣之誣毀以陷於非罪者亦類次

于篇云

冊府元龜令長部

卷之七百七

四

阿大夫史不書姓名齊威王即位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人貧苦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乃烹阿大夫

漢任安爲三百石長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

尹賞爲潁陽令坐殘賦免

朱雲爲杜令坐故縱亡命會赦後漢鄭興爲蓮勺蓮音輩勺音酌故城在今下邽縣是時喪亂之

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脩禮教以化之會以事急侯邊峻其懲罰頗越嘗倫况是國親去就有禮毀損過甚理當罪責望貶澧州司戶參軍帝不欲以戚

尹敏爲長陵令明帝末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

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寤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周紓爲雒陽令苛儻失中數爲有司所奏遂免官

陽球爲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收繫舉勅之會赦

見原

曹褒爲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

殺之褒怒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

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

冊府元龜

令長部黜責

卷之七百七

五

所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與免官歸郡

蜀蔣琬字公琰爲廣都長先主嘗囚遊觀奄至廣都

琬聚事不理時又耽酒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

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免官而已

宋沈文秀字仲達爲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百尋復官

南齊沈嶧之爲丹徒令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錄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武

帝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復以獲罪帝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帝曰要人爲誰嶧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墳之雖危言帝亦不責

采庾仲容歷末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績多被劾唐裴行儉爲長安令高宗顯慶中坐褚遂良事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

王同慶爲汾州平遙縣令玄宗開元十一年坐貶虔州贛縣尉勅曰朕問俗觀人務存節儉先有處分不許煩勞王同慶違法擾人借歛無紀望鄉科被率戶

冊府元龜

令長部黜責

卷之七百七

六

出鞋屏風花盤計盈數百徵求既廣般運又勞以此字人豈我良宰宜書刑典以誠具察

李沫爲鄧州南陽縣令開元二十四年坐擅興賦役貶康州都城縣尉

薛近爲長安縣尉徐綱爲萬年尉代宗大曆五年四月貶近連州連山縣尉綱邵州武岡縣尉並員外置是月久雨京城饑代宗令出米五萬石減價分糴貧人近等踰法徇私是以懲也

劉渢爲渭南縣令大曆十二年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

巡覆時灤曲附度支具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戶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協灤代宗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特命侍御史朱敖再覆敖覆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

之大怒灤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幫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灤及趙計並伏罪乃貶灤爲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戶參軍

荀魯爲三原縣令德宗貞元二年四月以無政理攻授司議郎

冊府元龜

長令部
黜責

卷之七百七

七

李佞性爲虔化縣令憲宗元和九年七月勃佞性下以慘訊罪違律至使饋餉皆絕瘦死非辜因其壅隔更令殘毀成人及此良用撫然俾投禦魅之鄉以戒字城之長可守雷州海康縣尉

劉行餘爲馮翊縣尉敬宗寶曆元年十月坐擅決軍入賊道州延昌尉

姚中立爲萬年縣令孟培爲長安縣令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兩縣捕賊官領其徒受羅立言指使王欽若等日立言爲同內萬年縣捕賊官鄭洪懼而詐死令其家人喪服而哭中立陰識之慮其詐聞不能免所累

以其狀告之洪藏入左神策軍洪術中立之告返言追集所繇皆縣令指揮故賊中立爲郎州長史琯爲破州長史尋再貶中立爲昭州司戶參軍琯爲梧州司戶參軍

朱儔爲京兆府羨原縣主簿文宗開成三年十二月賊爲衡州衡山縣尉初奉先馮翊等縣百姓爲牛羊使占其田產儔奉使推鞠盡以百姓田歸牛羊司給事姚合列疏其事遂聚之

梁高綰爲封丘令太祖開平元年六月以封丘境內虫蝗爲災最甚太祖令近界撲滅下明勅以懸賞罰

冊府元龜

令長部
黜責

卷之七百八

八

之戒以綰不恭罰金仍免官

田光裔爲穀熟縣令開平四年四月宋州衡王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覽奏不懌曰古來上瑞惟在豐年合穎兩岐皆是虛事乃停光裔官仍追毀歷任官牒以瑞麥故也

後唐劉知章爲醴泉縣令長興元年七月明宗命廻鶻侯三走馬入廻鶻部給程有日汎路乘驛而行醴泉既非衝要素無驛馬長吏供億無准洎侯三至縣索驛馬館穀所司未辦適遇知章不在縣或謂侯三云知章出從禽之矣鎮將以馬給之俄而知章至袁